

人在旅途

避暑记

清荷雅韵

今年七月的舟山，湿、热、闷。离开空调房，热浪像裹着的外衣，不动也是一身臭汗。活了大半辈子，未见舟山这么热过。听说清凉峰下是避暑的好去处，便驱车4小时多，黄昏时刻到达避暑地临安浪广村。

浪广村位于浙江西部太子尖山脚下，村民房子大多朝南背山，沿坡而建。我们所住的河畔居民宿是一家三层楼的简易民宿，坐东朝西。宽阔的道地前，一条两三尺宽、深两米多的溪坑穿越而过，溪水哗啦啦地日夜流淌，带来清凉的水雾。气温比舟山起码低3摄氏度，晚上不打空调也能安然入睡。

早上，我们睡到自然醒，早餐是白米粥、鸡蛋、玉米、小红薯，都是农家自己种养的。隔壁桌是七八个杭州客人，年龄六七十岁以上，带着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孙子辈。我们带去的小狗“若初”没有了牵绳的羁绊，摇着尾巴在道地里撒欢。大家围在树荫下喝茶聊天，没有一丝陌生感。两个70多岁的老汉说在舟山当过兵，流露出对岁月的怀念，他们说每年夏季都会搭伙结伴到这个村里住上十天半月。

九点钟的太阳已很烈，我们却没感觉热。蝉在树梢里鸣叫着，此起彼伏。旁边的溪水在落差处形成两米多高雪白的水帘，在平坦的地方围成小水潭。一位老人，头发灰白，身材高挑挺拔，站在栏杆处，把钓饵甩到溪水里，一会儿便钓起一条小拇指大小的鱼。我说，您老在不断流动的溪水里，是怎么判断浮标下沉、鱼儿上钩呢？他说盯住浮标，集中注意力，有时也凭握鱼竿的手感。我想这不就是心无旁骛嘛。

我们一行中有人带了泳衣，想农村总有小水潭或小水库，临了又害怕有蛇之类的不敢下水。不过，脱下鞋子，卷起裤脚，在溪坑处寻一块平整的大石块坐下，把脚伸进水潭中，一股凉气透入脚心，也算是与大自然亲密了一回。

午休后便是娱乐的时光，下午的太阳当空照在西边的道地上，知了叫得更欢，和溪水声一唱一和，杭州客人搬了张方桌坐在大树下，四人玩扑克，两三人观看；两个小孩在大厅内看电视动画片；我们中的四个人也在室内堆起了牌，小狗卧在桌底下，或打盹或时不时舔着你的脚。一个老人从大厅里拉出一台移动式卡拉OK到室外阴凉处，自己选歌，自唱自乐。当他唱《搀扶》时，把我吸引到他身旁，我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老人厉害。

闲聊中得知老人83岁，临安人，原籍江苏，果然了不得，是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生，高工。妻子怕晕车未一道前来。老人说，早上五六点起床，散步一小时，然后刷刷手机，浏览国家大事、社会新闻，不让自己与社会脱节；中午眯会儿，下午和客人们聊聊天，拉拉家常，唱唱卡拉OK；晚上7时准时看新闻联播，然后洗洗刷刷睡觉。这里民宿单人间210元一天包一日三餐，老人说他每年要来这个村避暑，自己不累，也减轻子女的压力。

晚饭是一桌农家菜；花生、红烧南瓜、农家腌黄瓜、笋干腊肉汤等，我们加了炒螺蛳、溪鱼，取几瓶啤酒小饮。小狗在桌下晃来晃去，等着我们给它丢食。

日暮时分，太阳躲进山顶，天空呈现灰蓝、蛋黄、粉色、金黄，一群上了年纪来避暑的老人出现在三十度坡度的村道上。有的手拉着手，有的相互谈论着，也有牵着一只小狗慢走。

那天晚上刚好有中国与意大利女排进前四名比赛，爱好排球的我们围坐在大厅沙发、椅子上，吃着瓜子、水果边观赛。旁边的两位杭州客人也是球迷，大家的心情随着中国姑娘们每一只球的得分而呼喊、失分而懊恼，老来聊发少年狂，场景不输1985年我在大学教室观看中国女排比赛的热闹。真正是鬢微霜，又何妨？

浮生聚散自安排，闲看暑去秋将来。

似水流年

童年的夏天

米菲



之前和朋友闲聊四季，聊过各自的偏爱。她最喜欢春天，说没有盛夏那么炎热，不像寒冬那样凛冽，也不像秋天那般短暂，温柔得刚刚好。而我，唯独偏爱夏天，还一一列举它的美好：穿着随性，不用费心搭配；可以肆无忌惮吃雪糕、啃冰镇西瓜，还能畅快地游泳，藏着数不尽的快乐。

可近几年的夏天，我却被热得受不了。特别是近段日子，我常常骑着摩托车往返于新城与定海，为了不被晒黑，还要穿上防晒衣，全副武装穿梭在烈日里。闷热的风、刺眼的阳光、挥之不去的燥热，让我对自己偏爱多年的夏天产生了动摇。

或许我喜欢的，不是长大后燥热的盛夏，而是再也回不去的属于童年的夏天。

儿时，我住在偏远的小岛，那时的夏天，没有如今这般酷暑难耐。没有空调，只有一台老旧的风扇悠悠转动着，足以熬过整个盛夏。

记忆里的夏日是明媚的——院子里枝繁叶茂的柚子树、藤蔓缠绕的葡萄架，撑起一片

心灵隽语

一曲听罢

邵迪

曲中所想的，却只是自己的小情小感，说起来，倒有些对不起邓先生了。

第50秒，吉他声响起，从属和弦到主和弦，基调悠扬而哀婉，此时你应当会陷入沉思——我就陷入了深思中。你问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说不出，只觉是一种失重的感觉。佛家有言：“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一说即是错。”语言有时会禁锢很多东西。当然佛家也说了，爱恨情仇皆是空。

再说箫，吹箫讲究低头眯眼，余音绕梁，姿态上便与沉思相近。汉字有音形之说，“箫”这个字形，点点皆为孔，风入孔鸣而易水寒。那时的箫声该是凄凉风，是哀怨的，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又是寒声蛰蛰的捣衣声。从字义上看，箫亦是凉落的、萧瑟的，像大冬天里只穿了一双薄袜的姑娘，浑身瑟瑟发抖，我看了很忧郁。曲至两分钟左右，箫声一出，整个调子愈发哀婉。

3分07秒，吉他声再度响起，曲调稍稍明亮了些。3分28秒，女声吟唱加入，宏壮而豪迈。到了这里，曲子像是接近了尾声，如感叹，如惋惜。

直至全世界只剩下鸟鸣之声。

我常想，所谓“无知”，或许并非贬义。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，不知道爱为何起、又为何灭，不知道一曲终了之后，那份怅然究竟落在哪里——这便是无知了。但正因无知，我们才愿意一遍遍地听，一遍遍地沉进去，在音符的缝隙里打捞自己的影子。

一曲听罢，鸟鸣复起，我依然无知，却也安然。